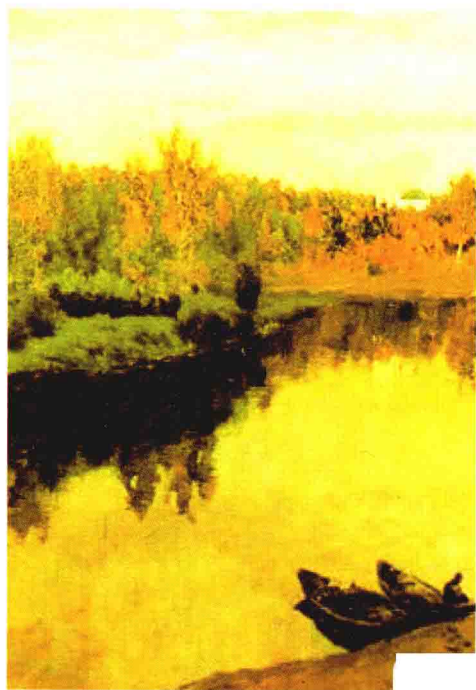


WORLD CLASSIC MASTERPIECES SERIES

名著新译书系

瓦尔登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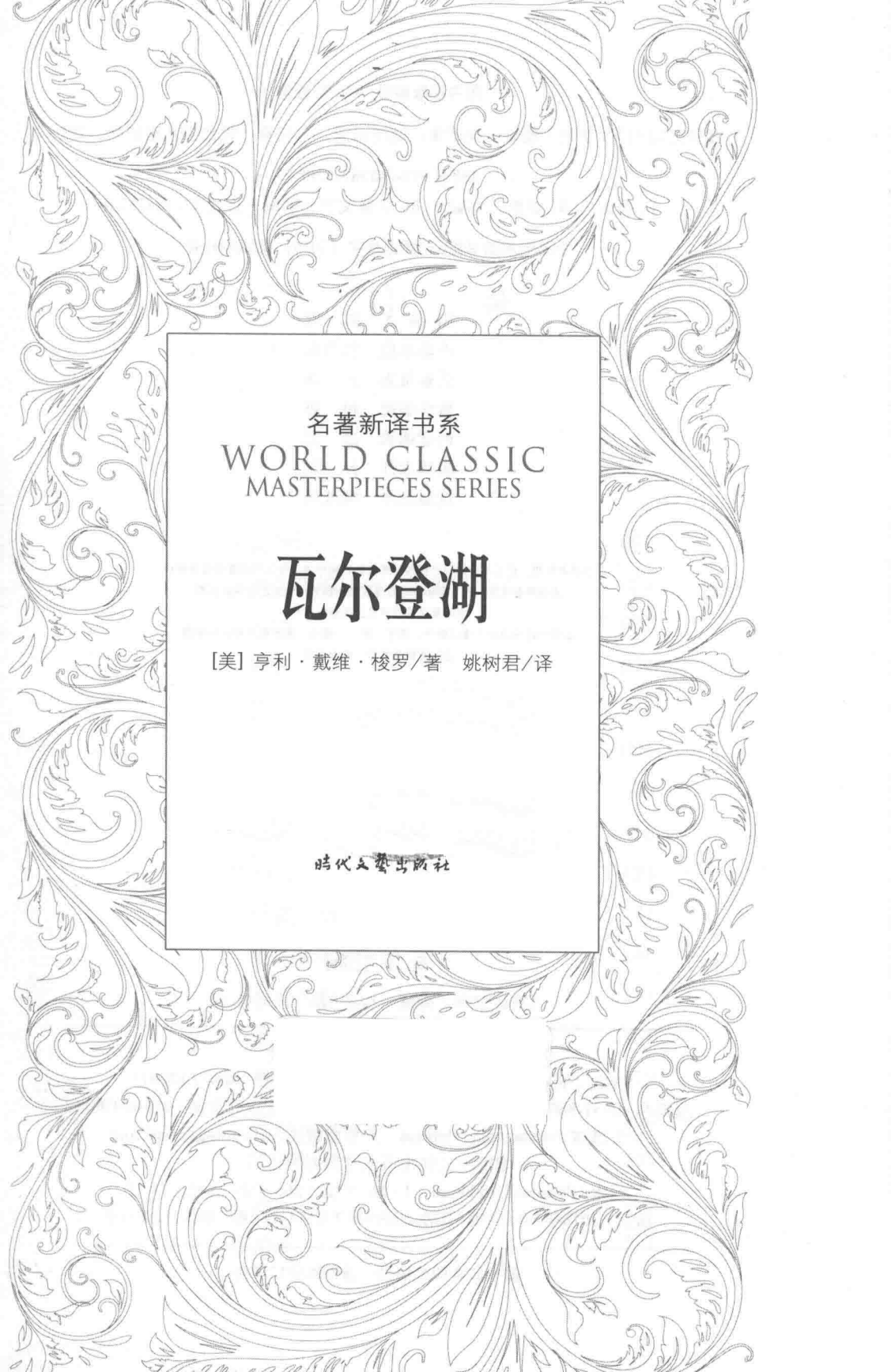


Walden
Il L'AMER...
Ten mois, est...
Son de bras...
à deux...
Sera une...
de la

Walden

[美]

亨利·戴维·梭罗 著
姚树君 译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highly detailed, symmetrical border of swirling acanthus leaves and floral motifs, rendered in a light gray line-art style. This border frames a central white rectangular area where the text is located.

名著新译书系
WORLD CLASSIC
MASTERPIECES SERIES

瓦尔登湖

[美] 亨利·戴维·梭罗/著 姚树君/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瓦尔登湖 / (美) 亨利·戴维·梭罗著; 姚树君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387-5208-3

I. ①瓦… II. ①亨… ②姚… III. ①散文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80991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选题策划 方伟
责任编辑 付娜
助理编辑 吕天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瓦尔登湖

[美] 亨利·戴维·梭罗 著 姚树君 译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官方微博 / weibo.com/tlapress 天猫旗舰店 / sdwycbsgf.tmall.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208千字 印张 / 14.75

版次 / 2016年7月第1版 印次 /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论经济	001
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生活	058
阅读	071
声音	079
独居	091
来客	098
豆田	109
村庄	118
湖	123
贝克农场	141
更高级的法则	148
与兽为邻	157
木屋御寒	167
昔日的居民与冬天的来客	179
冬天的动物	190
冬天的湖	198
春	208
结语	221

论 经 济

本卷绝大部分章节完成于我独居林间之时。当时我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找到一处绝佳的住处，我在瓦尔登湖畔伐木建造了一所木屋，距离周边邻居大约一英里。我自己动手养活自己，就这样在那里住了两年两个月，现在又重新回到文明社会了。

如果不是同乡们纷纷向我打听自给自足的乡间生活，我是不会在此叙述这么多私事的。有的人说我这种生活方式有些粗俗奇怪，但我并未如此觉得，当我身在其中的时候，我觉得那是很自然的，并且十分合情合理。有的人问我吃什么，有的人问我是否孤独，是否会感到恐惧，这种类似的发问有很多。还有一些人想知道我的哪一部分收入捐给慈善事业了，还有一些苦于养育了众多子女的人，他们很在意我赡养了多少个贫儿。我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难免会对上述的问题做出回答，所以还请各位读者见谅。客观地说，现在的很多书大都不用第一人称“我”，本书则不同，字里行间，都是“我”。如果我能清楚透彻明白读者的心思，就像我了解自己的心思一样，那么，我又何苦畅谈如此之多？可惜我的阅历极其有限，只能局限于此了。除了这一个主题，我竟然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只代表我自己，请求诸位作家同仁，写作胜在明了和真挚，不分先后、早晚，所以请一定要以自己的切身经历为基础。千万不要拾人牙慧，贻笑大方。写作就像是给远方的家人写信，信笺上流露的真情实意，不就是最好的文章吗？试想，一名作家，如果他认真地生活，那么，他的弹丸之地对

我来说便是远方，同理，我看惯的风景也是他所向往的。开篇至此，收益最多的莫过于穷苦学生了，其他读者也不要心急，本书自然有您的可取之处。如果您有慧根，自然会从本书中寻求到真理的，这件事不可强求，削足适履恐怕会适得其反。

我要说的事情并不是关于中国人或夏威夷人的，正在读本书的各位读者啊，我关注的是住在新英格兰的你们。我要说的正是你们的生活，尤其是外界的环境——这世界待你们如何？这恶劣的处境真的是你们应得的吗？目前这一团糟的情况，能否着手改变？康科德城内外遍布了我的足迹，每到一处，无论店铺、公事房，还是田野里，匆忙劳作的百姓们各司其职，任劳任怨，可在我眼里，他们竟似是赎罪一般！我曾听说过婆罗门教的苦行僧骇人的赎罪方式：他们或盘腿坐在地上，置身于烈火之中，张大眼睛对着太阳；或身体倒悬在烈火中，任凭烈火熏烤；或侧转头仰望天空，直到“脖子歪得动弹不得，甚至畸形，不能恢复原状，只能以流食维持生命”；或用铁链把自己锁在树下，并以这种方式了此一生；或趴在地上像虫子一样，蠕动前行，用身体来丈量广袤的土地；或金鸡独立，摇摇欲坠地站在高耸的柱子上——即使这样极端的行为，也不如我平时见到的景象匪夷所思、震人心肺。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经历的十二苦差比起我的邻居所受的苦，不过是九牛一毛：十二苦差尚且是有数的，完成了痛苦就都退去了，甘甜的生活指日可待；可是我的邻里急切地求取名利，并未见他们降妖斩怪，更不见他们曾完成过哪一项苦差。他们也没有依俄拉斯般的得力挚友，能够为他们手执火红滚烫的烙铁，去烫九头蛇许德拉的断头之根；他们面对的，只是那斩去一只蛇头后又立即冒出来一双的丑陋头颅。

我亲眼见到我那年轻的乡人，他们继承了农场屋舍、畜棚牲口以及农具等物。可却不知这丰厚的赠予未必是件好事。还不如让他们生长在荒野上，被母狼喂养，总好过现在日日面朝黄土却不知道“田野”是什么的生活。我有三个疑问：一是谁将他们束缚在了土地上，变成了土地的奴隶？二是一簞食、一瓢饮就足以维生了，为什么要错误地使用那么多的耕地？三是人出生即向死，为什么有的人匆匆忙忙的自掘坟墓呢？生而为

人，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太多，我们能做的只有“尽力”二字。有多少可怜的人被生活所迫，为物质所累？一个从未打扫过的、脏乱不堪的畜棚，竟成了奥古斯王的牛舍。还有那些干不完的活，耕地、割草、放牧、护林！即便那些没有产业可以继承、不被物质所累的人，也免不了吃苦受累，为了血肉之躯拼命地劳作、奔波。

可悲的是如此辛苦到头竟是一场空。人类最美好与最纯真的精神就在这无谓的劳作中腐朽化泥。似乎是冥冥天注定，又似乎是古书号称的“必然性”，人类一生奔波谋财守财，而不知这“财富”禁不得虫蚀霉朽，更防不住贼人觊觎。然而能参破这其中缘由的人很少，多数人都是在生命走到尽头时才恍然大悟，人的一生如此度过，是多么愚钝啊！传说丢卡利翁和皮拉向脑后抛掷石块，石块因而化为人形。有文为证：

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

后有诗人罗利为其赋韵成诗：

人心能忍受万般痛苦，证明我们本是顽石铸成的。

他们盲目服从于云里雾里般的神谕，只顾一股脑儿地把石块往后扔，却无暇回头望一望那些石块落在了何处。在这片相对而言算得上自由的国土上，仍有大部分人被无知和谬论所误，终其一生纠缠于虚情假意的人情，操劳于毫无意义的粗活，却无法亲手采摘甜美的生命之果。他们的双手因过度操劳而变得粗糙不堪，颤抖不已。苦于劳作的人们日复一日，万事缠身，没有闲暇审问自己的内心，无暇与人交际，甚至难以保持自己身为“人”的品格。作为劳力，他在市场上也只会惨遭贬值——忙碌使得他形如机械。一个常常动脑的人怎么会相信自己无知？哪怕这无知是他成长路上必需的元素。在审视他人之前，我们首先要使他们吃饱、穿暖，使其

身心舒畅。人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就像鲜果上的娇嫩的蕊，只有精心供养的才能保全它。然而我们却从未如此温柔地对待过我们自己，又怎么能如此对待他人呢？

本书的读者中自然有些贫苦之人，有的人生存艰辛，在重压下苟延残喘。对着书页的您，或许就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捉襟见肘却无力添置衣物；正在读着此行此句的您，或许就在用着“偷”来的时间，又少给“债主”赚了这么一小时的钱。阅历给了我洞察一切的眼睛，看得出你活得不如意。夹缝中求生存，谋发财，求脱债。你们身陷绝境之深渊，古拉丁人有言：Aes alienum，即“他人之铜币”。死生这么大的事情，竟然受制于他人的铜币。有还债的心却苦于财力不足，你们总是答应了明天再还债，无数个“明天”过去了，直到你们死在了“今天”，债务仍然没有还清。还有一些溜须拍马，摇尾乞怜的人，种种丑态做尽，只为逃过牢狱之灾。谎言与奉承或许可以为你裹上彬彬有礼的文明外壳，罩上虚无缥缈的慷慨之轻纱。于是，邻里或许会同意你为其制造鞋帽外套、马车等物，或请你代为购买百货杂物。每个人都有聚敛钱财的想法，有的人藏在橱柜里，有的人埋入土墙中，有些人追求稳妥，会存进银行。积攒这些钱本来是用在生病时或者灾祸时，但却不幸在积攒钱财的过程中将自己弄病了。

有时我会思考，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轻浮草率？就像黑人奴隶制的实行，我们竟然能让其他人做我们的奴隶，全国上下，心狠手辣的奴隶主无处不在。南方来的监工虽毒辣，但有幸遇到也实属不易，要是不幸受北方的奴隶主看管则更为艰难；当然，最糟糕的却是你就是那呼来喝去的奴隶主！看那些路上日夜兼程向市场赶去的车队，再看看那些马夫，在他们的身上能看到哪怕是一点点神性的光辉吗？对他来说，最要紧的事莫过于喂马。和赶车赚到的钱相比，他自己的命运又算得上什么？他不是正在为富甲一方的乡绅老爷赶车吗？他能多伟大，多神圣？终日畏畏缩缩，蝇营狗苟，存在感缥缈；每日里畏惧的不是自己缺乏上进心，不能向圣人靠拢，而是恐惧会被自己的欲望所困。他们的看法算不得举足轻重的大事，真正重要的是你对自己的看法。你怎么看待自己，对自己有什么期许，这会在

一定程度上决定或是影响到你的命运。思想上的自我解放谈何容易，哪怕是在西印度群岛上，怕是连威尔伯福斯也会束手无策。在那片土地上，妇女们织着梳妆用的软垫，直至老去的那一天，也不敢多去想想自己的命运何去何从！时间若可以被蹉跎，那又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永恒？

大部分人活得绝望而不思反抗。所谓的逆来顺受不过是绝望的另一种面孔。从绝望的都市踏进绝望的乡村，你不得不以鼠类和貂类般的勇气来武装自己。即便是在人类图以自娱自乐的游戏娱乐中，那绝望的气息依旧无处不在。辛苦的工作后才能得到的娱乐既不会使人愉悦，也不会使人快乐。不做令人绝望的事才是大智慧。

如果我们使用教理问答的方式来解释人生的目标是什么，生命的必需是什么，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那么我们会发现，大家费尽心思，取的却都是中庸之道，宁可活得雷同，也不愿相信其实还有其他的选择。不过总有一些人能看得更远，众人皆醉我独醒。他们比谁都清楚，太阳每天照常升起，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而你，随时可以放下偏见。古人的至理名言，若无凭据可依，则不可尽信。现如今人云亦云的“真理”，很可能将来会变得滑稽可笑。区区一缕头脑风暴搅起来的青烟，竟被当作可以播撒甘露的祥云。老人们划下的“禁区”，你大可以做一尝试，证明自己的能力。老人自然有旧的一套风俗，青年人无须固守，而应当树立自己的风俗。老人或许都想不起来给火添些燃料好保护火种，而新人却已经往壶底加了把干柴。年轻人甚至可以以鸟飞行的速度环游全球。换作是老人，怕是会要了他们的命。老人未必有资格做年轻人的导师，有些人只是徒增了年龄，岁月从他们那儿拿走的比给予他们的多得多。此话一出，不禁有人怀疑，人活一世，哪怕是最强的智者，真的从生活中学到了什么吗？老人根本没办法给年轻人什么实际性的忠告，他们的经验毕竟还是片面的，活了一辈子不过就是场悲剧，跌倒与失败的痕迹在人生的道路上处处可见，他们也无法否认。他们还总是会将当时的失败归咎于那时候自己“太年轻”。我活了三十个年头，却从未从长辈那里听到过什么有益或者哪怕只是热忱的建议，一个字都没有。他们什么都不曾传授过我，或者说，他们

根本没有什么可传授的。生命就是一场盛大而未知的冒险，我不曾尝试过的事物并不意味着我的长辈们就有所体会。我视为珍宝的某段经历，一定是我的导师们不曾告诉过我的事情。

有个农夫这么对我说过：“你不能老是吃素，时间久了对你的骨头不好的。”他每天都按照自己的理念，虔诚地补充对骨头好的营养元素。拉着犁头在田地里斩风破浪的耕牛就是因为吃素才有一身好骨头和力气。犁地的时候农夫就跟在牛后面，对牛说着话。在一些圈子里，某些物品的确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你觉得病态和不健康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却是难得的奢侈，甚至可能是闻所未闻的。

我们的祖先为了立足于地球，维系生命、维持生活，遍访高山，亲涉深渊，以至于后人不需要挂心这些事情。易福林就说过：智慧的所罗门王规定了树木之间应有的距离；罗马的行政官决定了你进入邻家的领地拾橡子多少次才算得上是非法侵入，同时也决定了你应分给邻居多少份额的橡子。希波克拉底甚至还留下教条，教导我们应该如何修剪指甲：不长不短，统一剪秃。榨干人类生活多彩乐趣的条条框框由来已久，打有人类那天起就有了这些规矩。然而人的能力之大是未知数，我们也不能够以先例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毕竟人类探索过的领域少之又少。不论你之前有过何等惨败的经历：“我的孩子啊，不要苦恼，没人会要求你去做你尚未完成的事情。”

我们可以用一千种简单的方法来测试我们的生活，就好像使我的豆子成熟的太阳不仅仅照耀着地球，它还同时普照其他星球那样。我若是当时将这个道理铭记于心，恐怕也不会犯下这许多错误。我在锄豆子的时候可没有想过这些事情。粒粒星辰组成的三角形是何等美轮美奂！浩瀚宇宙，茫茫星海，又有多少生命在注视着同一轮太阳！大自然和人类生命就像我们的法律体系一样复杂。你能说出你的生命带给了别人什么吗？我们若能以对方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哪怕只是一瞬，都堪称最伟大的奇迹了。只要短短一个小时，你就可以游历古今中外各个时代的大千世界——那就是阅读！史书，诗歌，神话！就我所知，若论激动人心而又使人获益

匪浅地去了解他人的经历，没有其他方法能出其右。

我的邻里以为是好的事情，在我的内心深处却以为这些“好事”大部分都是坏事。我若有所愧疚，那必是为了我“好”的表现。我在做出这些举动的时候是被哪个魔鬼附了身？老人家，你体体面面地活了七十年，大可以说出一些大智慧的话来。而我听到一个声音，无法抗拒的声音，它要我远离这一切。长江后浪推前浪，前一代人的王国被推翻，惨淡得像废弃的小船。

我认为我们可以抛开局限，去相信更多的事情。人不应太过为己，放下自私自利，才能在他处为他人谋福利。人的本性可以适应得了自身的缺点和优点。某些人无休无止的抱怨和自己施加的压力无疑是不治之症。人天生好大喜功，却不去想想这其中我们自身的功劳又占有几分！或是疑神疑鬼，担心自己害病，我们活得多么小心翼翼！要是有可能的话我们就不遵从信仰来生活；白日里谨慎地活着，到了夜里不情不愿地念着祷告，未来瞬息万变，我们将自己交给了未知的命运。我们被逼这样活着，兢兢业业，诚诚恳恳；我们尊重生活，拒绝改变。这就是唯一的活法，我们这样说着；可是从同一个圆心出发的半径有无数条，活法也是。所有的变化看起来都是奇迹，只不过这种奇迹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一个人可以把脑海中想象的场景吸收消化成自己理解了的知识，那么，我可以预言，最终全人类都会像这样拥有自己的活法。

诸位看官，此处可稍作思考：我提到的烦恼和焦虑，到底是什么？它们真的值得我们因此而去烦恼或费心吗？即便你生活在文明社会中，偶尔去原始的荒野中体验一下或许会受益不浅；哪怕你只是搞明白了什么才是维系生活的必需品，怎样才能搞到这些物品。你也可以拿来商店的进货单，看一看人们进店都常常买些什么，店里往往储存的会是什么东西，看一看交易量最大的食杂百货都是些什么。时代变迁，沧海桑田，却改变不了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法则。就好比我们的骸骨跟古代人的比起来几乎一样，难以区分。

我所说的生活必需品是指那些使用历史悠久的、需要人依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取的物品。它们对生活的重要性是其他物品所无法取代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不去使用它们；这些人或是因为原始未开化，或是因为贫穷，或是因为哲学与宗教才放弃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些必需品。对许多生灵来说，只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食物。在大草原上的野牛眼里，只要它没有见识过森林的庇佑和深山的树影，那么它以为的生活必需品就是几片可口的草叶，再来一点儿清凉的水。在当今社会，人类眼中的生活必需品可以具体地分成这四类：衣、食、住和燃料。若是这四样得不到保障，我们便没有办法自由地面对人生中真正的问题，遑论还怀着成功的期望。人类发明了房屋和衣物，吃着烹饪过的熟食；偶然发现火带来的温暖，并化为己用，使得火从一开始的奢侈品成为如今人人得以围坐其旁取暖的必需品。猫猫狗狗烤火取暖的天性也是如此。住得好，穿得暖，我们以此来维系自身的体温；不过要是诸事过度，再加上外来的燃料，使得外部的温度高于我们自身的体温，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我们是在烘烤自己？自然学家达尔文说过，有一次在火地岛，他和他的伙伴们穿得厚厚的，紧挨着火堆取暖，还没觉得暖和起来，却惊讶地发现那些当地的土著，尽管他们是赤身露体且远离火堆，却已经“挥汗如雨，就像被烤了似的”。就像我们听说过的那样：新荷兰人光着身子却一点儿事没有，欧洲人却裹在厚大衣里冻得瑟瑟发抖。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可以把野蛮人的耐力和文明人的智力结合在一起？如李比希所说，人的躯体就像是一个炉子，而食物就是供给肺部进行燃烧的燃料。天冷的时候我们吃得多，反之则少。动物的体温是缓慢燃烧的结果，燃烧速度过快的时候，动物就会生病乃至死亡；而如果缺少燃料，或者通风出了问题，那生命之火就会熄灭。当然了，我们不能把生命的热量跟火苗混为一谈，两者间的类比也就到此为止了。如上所说，动物的体温和动物的生命其实是意思差不多的两种表达。食物可以说就是保证我们生命之火不灭的燃料——不过燃料就只能用来烹饪食物或是带给我们外部的热量——房屋和衣物也只不过是用来保持住由此生出并被我们吸收的温度而已。

对我们来说，最要紧的事便是保暖，保住我们体内的生命之火。我们为此费心的不只是衣食住，还有床铺——其实也就是我们在晚上穿着的“衣物”——我们掠夺了鸟们的小窝和羽毛来准备这个小屋子，就像鼯鼠往自己的洞穴里垫草叶一样！穷苦的人往往会抱怨这个世界如此冷酷，我们也倾向于将很多疾病归咎于气候的寒冷和社会的冷漠。大部分地区，夏天都是一个让人无比舒适的季节。此时的燃料除了用来烹饪食物外别无他用，而太阳则是人最好的“火堆”，许多水果被太阳的光线“烹饪”熟透。夏天，食物的种类丰富多彩，获得食物也要容易得多。这样一来，衣物和房屋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此时此刻在这个国度，我亲身试过的，只需很少的花费你就可以得到这么几样工具——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铲子和一辆手推车，等等，还有对于那些勤学的人来说地位仅次于生活必需品的灯具、文具和书籍，都可以很廉价地买到。即便是这样，还有那么多不够睿智的人跋山涉水去往地球的另一边，在那山险水恶的地方待个十几、二十年，就为了做买卖，赚了钱好在新英格兰暖暖和和、舒舒服服地住到老死。这些挥金如土的富豪不只是舒服地保暖那么简单，而是要让自己处于一个热得不自然的环境下。就像我之前所说的，他们在烘烤自己，当然，这是上流社会流行的烘烤。

而大部分所谓能使生活更加舒适的奢侈品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甚至有害人类进步的存在。说到奢侈与享受，智者却推崇一种极简的生活，其艰苦朴素几乎与贫者无异。在古代的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哲学家们都是那些有着无比丰裕的精神财富，物质财富却十分贫瘠的人。我们对他们的事情知之甚少，可实际上我们所了解的事情要比我们以为的要多得多。对近现代那些革命家和致力于造福人类的伟人来说也是如此。只有甘愿走入穷困的境地，才能从那个角度公正而不含偏见地看待人生。奢侈的生活中硕果必然累累，农业也好，商贸也好，文学也好，无不欣欣向荣。然而他们都只能算得上是哲学方面的行家，却不能被称作是哲学家。当然，做个行家也是很值得尊敬的事。一名哲学家，他不仅仅要有缜密敏感的思维和创办学派的魄力。他需要热爱智慧，并且依智慧的指引过

着简朴、独立、高尚而充满信任的生活。要解决生命中的问题，不仅需要理论，更需要实践。伟大学者与思想家的成功往往不是君临天下的王者风范，亦非盖世英雄般的莽夫气性，他们更像是谦逊的臣子。他们的生活同其父辈相比毫无出入，这般循规蹈矩的生活，注定他们不会成为人类最杰出的先驱。那么，人类为何会退化？家族为什么会惨遭没落？骄奢淫逸使得国家衰败，那么到底何为骄奢，何为淫逸？我们敢说，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存在这样的事情吗？哲学家就是走在时代风口浪尖的人，其外在生活方式亦彰显了其超越性。与同时代的人不同，他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家徒四壁，冷冷清清。若换作是你，无法和其他人一样保住自己的生命之火，你有可能成为一名哲学家吗？

如我所述，若一个人得到了他需要的温暖，那么接下来他还会想要什么？当然不可能再是维系体温的东西，譬如更多更可口的食物啦，更大更豪华的房屋啦，更美更厚实的衣物啦，无数更暖和的长明不熄的火堆啦，诸如此类的事物，统统不会是他想要的。衣食既已足，又何苦再贪求这许多。此时的人面临着另一种选择：他从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可以涉足人生的历险了。土壤适合种子，种子扎根于土壤，将自信的枝叶伸出地面。人岂不也一样？深深扎根于土地，就是为了将来有那么一天，他可以将枝叶伸向天堂。有些植物看起来更为高贵，是因为它们将自己的果实高高地悬在空中炫耀；而谦逊的粮食却非如此，即便是两年生的作物，人们也只有当它们根系成熟的时候才将它们的顶端砍下。它们烂漫开花的样子，没有几个人知道。

我并不是要给生性坚强又勇敢的人定什么规则，这些人无论处于何种境地，在天堂也好，地狱也罢，他们总会把自己的事情管理得井井有条，甚至会建造比富豪家宅更为豪华的房屋，花起钱来比富翁还要大方。关键是他们不会因此把日子过穷，这点着实令人难琢磨——如果这些只存在于幻想中的人真实存在的话。我也未敢斗胆为那些对这个世界满怀爱意的人制什么规矩，他们勇于面对现实，凡事都抱着极大的热忱；鄙人自以为归属于这一类人。那些事业圆满的人士也不在我的听众之列，尤其是

那些真正明白自己是否获得成功的精明人。我的告诫，是给这些满心不满的人，他们游手好闲，只顾埋怨人生之艰辛，却从未想过要以自己的双手改变生活。有人视挑剔埋怨为己责，抱怨起来喋喋不休。还有这么一个阶级，他们富有，但是又贫穷。他们积攒了许许多多虚浮的对象，却不能够化为己用，更不知如何从中解脱出来，反而自己给自己铸了套金银枷锁。

在此我要叙述的，正是过去几年中我的生活。它必会使略知几分的读者惊讶，更会完全震撼到对此一无所知的读者。我只想稍微在几件我自认为值得一提的事上费点儿笔墨。

不分季节，无论昼夜，我都急于追赶时间，将它变作刻度，铭刻在我的手杖上。我踮着脚尖站在名为“现在”的时间线上，而它的一端叫作“过去”，一端叫作“未来”。如有不解，还请见谅。比起大家，我有着许多不可告人的秘事，倒不是我不愿意敞开心扉，只是能公开的事情，就不能称之为秘密了。可以公开的，我言无不尽，我绝不会在自己的门上挂一个“不准入内”的牌子。

很久以前，我弄丢过一只猎犬，一匹斑点马和一只斑鸠。我至今还在找寻它们。我问过许多旅人，向他们描述动物们的足迹，告诉他们喊什么会得到它们的响应。有那么一两位旅人说他们听到过猎犬的吠叫和马儿的蹄声，他们看到过那只斑鸠一亮翅又躲回到云后的样子。他们急切地寻找着它们，好像他们自己就是失主一样。

我所期待的，不只是每一次日出日落，更是整个大自然！几番寒暑，无数清晨，邻人尚未动身，我已劳作许久。乡人或是披星戴月赶赴波士顿，或是樵夫出发劳作，常在路上偶遇劳作完毕返家的我。太阳每天照常升起，自然不可能借助我的一丝一毫之力，然而，只要我在那里，这就都是有意义的。

几多秋光，几度冬日，我徘徊于小镇之外，试图捕捉并传达风的声音，想要听明白这风声在说着什么，为此我几乎倾己所有，逆风奔跑，喘不过气来。如果风带来的消息与政党有关，那么次日一大早它就会被刊登在公报上。有时我会待在峭壁和树梢上的观察站里，通报来客的动静；或

者是站在山顶等待暮色四合，伸手可摘些什么东西，而就是这些为数不多的东西，也会和天赐吗哪一样，一待日出，便会消融。

我曾经为一个小众的期刊做过很长时间的记者，编辑认为我的大部分稿件并不适合发表出来。我再怎么呕心沥血，最后换来的却只是劳作一场。只不过在这里，我的劳作本身就是给我的回报。

多年以来，我当着自封的观测员，忠诚地观察着暴雨暴雪的迹象。我还是尽职的勘察员，除了公路，林间小路、跨界小道、桥梁，我都可以保证它们四季畅通，接受大家脚步的考验。

我照顾过镇上精力旺盛的畜群，它们总是往围栏外边跳，令忠实的牧人好生头痛。我照看农场上鲜有人问津的边边角角，至于问我张三李四今日在哪块田里劳作，我可能答不上来，因为这已经不是我分内之事了。我灌溉过红色的越橘、种在沙地里的樱桃树和荨麻树、红松树、黑灌木、白葡萄和开黄花的紫罗兰，要不然它们会在干旱的季节里枯萎的。

简而言之，我持之以恒地坚持了许久，毫无自吹自擂的成分，在此期间，我恪尽职守，尽心于本职工作。尽管我这般为大众服务，却不会获得一丝一毫的头衔与荣誉，大众亦不会为我发放哪怕是一份极其微薄的薪水。我的账本——我可以对天发誓上面的一字一句都是如实记载的——并没有受到过谁的审查，更没有付款结账过。不过，我的心思并不在这账本上。

不久以前，有位四海为家的印第安人来到我的邻居——一位知名律师家门口兜售篮子：“您想买些篮子吗？”回复却是：“不用，我们完全不需要。”印第安人离开门口的时候惊呼了一声：“您说什么！您这是要饿死我们吗？”他看到了他的白人朋友是这么富有，这名律师只需要编一些论据论点，财富和名望就神奇地进了他的口袋。印第安人心中盘算道：我得去干活，我得去编织篮子，这就是我能做的事情。该我做的事情我完成了，而白人兄弟该做的事情就是从我这儿把篮子买走。而他却未曾想过，他必须让别人觉得有必要买他的篮子，至少让买家产生这种幻觉，或者干脆可以推出其他会让买家觉得非买不可的产品。就我个人而言，我可认

为编织篮子这事值得占用我的时间，比起费尽心思去研究怎么卖篮子，我宁可去研究如何使篮子躲过被出售的风险。人们推崇的成功模式并非一种，为何大家总选择会损害别人利益的那一种呢？

我最终发现乡人们并不会因为我的辛勤劳作就给我一个职位、一个名分、一份能让我养得起自己的薪水，我不得不重整旗鼓，另作他想。我开始用前所未有的专注眼光审视着丛林，那儿是最熟识我的地方。一想到此，我只凭着我手头少得可怜的资金就马不停蹄地开始这份营生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等待资金到齐才着手工作。我来到瓦尔登湖畔并不是想体验贫苦生活，也不是一时兴起，来此享受荣华富贵，我只是想在尽可能少的阻碍下完成我私人的事务。我贫乏的常识以及可怜的生意头脑有可能会使我在世俗中做出什么引人发笑的事，而在这儿，出丑犯错都可以被避免。

我总是努力培养自己的严格的有关商业方面的习惯，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素质。如果你同天朝帝国做交易，那么你只需要在塞伦港那儿设置一间小小的会计办公室就足以作为贸易方面的固定装置了。你可以出口本国产品，土特产品、冰块、松木、花岗岩等，都是地地道道的本国特色。这些都是不错的投资。凡事亲力亲为，身兼数职：你需要照顾到一切细节；你既是舵手又是船长，既是业主又是保险商；你需要负责采购、销售和记录进出账目；收到的书信需要你来拆阅，寄出的书信需要你书写或是过目；你要不分昼夜地监督指挥岸口货物的装卸；你必须无所不在，海岸附近的地方你都要出现——载着最值钱货物的商船会在泽西岛的港口卸货；你还是自备的电报机器，不知疲倦的电波扫描着海平线，同往来路过的船只互通有无；保障稳定的存货流量，好满足这遥远而需求巨大的市场；时刻掌握市场动向，瞭望世界各地的前景是和平还是动荡；预测贸易的发展趋势以及未来世界文化文明的走向，这里你就需要运用到探险家们的勘察成果，走新的航道以及利用最新的航海技术；你需要研究各种海图，确定暗礁以及新的灯塔与浮标的地理位置，最为重要的是，你需要永远反复校正对数表，因为计算上的一点儿小错就有可能酿成大祸——